陸季真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陸季真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明季功名重資格，科第出世家。往往草野中賢哲士，為貧賤阻階進，良可歎。江左布衣陸季真者，其父應夔，業農，為里役竄名報充催租隸，兩肢有杖痏。季真幼嗜讀，通經史，雖不得應童子試，而躬耕時輒攜一卷自隨。偶聞父將應比，即奔至縣衙，伏地代受笞。歸仍雒誦無戚容。一日又代比，宰見其意氣慷慨，驚詢曰：「若何人耶？」曰：「里正，固儒生也。」婉陳所以，磊落從容，毫無乞憐狀。宰試其文，援筆立就。遂慰勉，除其役，且游揚於學使前。學使訪得實，欲補季真以博士弟子，辭不受。泣曰：「奈何借老父棒瘡博進取耶？」

其父聞之，亦泣曰：「為父貧不肖，累吾兒矣。」季反含笑慰之曰：「兒本不願仕進耳，讀書所以明性理，化氣質，若以之作敲門磚，非真能讀書者。」父始破涕為笑。幼娶石氏，亦美而賢，事翁姑，能內助。季真南北學貿易，家漸康，久之購田畝，設市廛，不復走湖海而名益彰，一時名士多樂與之遊。石氏坐操勞，病不育，季三十無子，恒鬱鬱。里有單孝廉蓉塘，盛治園亭，日延賓客，觴聚嘯詠。慕季真工草書古篆，亦每每折簡苦邀致。季欲辭卻，而其父獨勗之往，俾結納焉。

顧孝廉性輕薄，好訕謗，有驚蝴蝶之目，同遊者又復阿附吮舐，助成誹笑為歡。季偶醉，正色曰：「季真聞古語云：俗語近市，纖語近娟，渾語近優。鳥之美羽勾喙者，鳥畏之。魚之侈口垂涎者，魚畏之。人之利口辨辭者，人畏之。士君子酬酢晉接，寧不使人喜，而使人畏乎？孝廉雅人，當不以鄙言為河漢也。」眾聞之咸愕。顧孝廉獨悚然謝過，而心中竟不能無介介矣。燭見跋，季真辭，踏月自返。

途遇惡少年夜獵回，獲禽甚夥，毛羽肥壯者罥馬背，纖細者掛戈杪，鷹犬歡欣，笑

語叢雜。季駐足略凝睇，聞籠中一狐尚活，呼曰：「陸先生救我！」驚詢，獵咸云：「是物通靈，隱南山石人洞，時臨水次，照影愁歎，擊輒逸去。今日酣臥鷹瞅碉大石上，乘不意，故生擒來，先生問之，得毋欲買而補裘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酬以十金，放之去。孤奔竄，突無跡。季煢煢歸，時覺衣帶上甚重，入室中，甫篝燈，即有一物墮地，視之乃美丈夫也，衣帽鮮明，拜伏在地曰：「先生長者，拯我殘生，從今納草銜環，報之有日耳。」季毫不畏懼，引入就座，徐問蹤跡，自云：「陝產，胡姓，名天玉，隱此百餘年，大丹已成，今日之厄，乃數所定，過此無礙矣。」季愛其風雅，即以為友，登堂朝父，歡若通家。月夕花晨，輒與之訂詩酒，互賡唱焉。

胡勸季學吐納長生之術。季笑曰：「僕所願不及此。」問何願？曰：「功名子嗣耳。」曰：「時未至也。」是年秋為季父七十壽辰，季謀于胡，僅擬開家宴，匿不告桑梓。胡曰：「不可。諺云人生七十古來稀，君年來田有獲，學有名，夫婦伉儷，正當經營迓珠履，捧瑤觴，為椿庭介眉壽，奈何草草學田家子？至屋宇陳設、酒筵甘旨，僕早已代籌之。」

屆期，胡皇皇往來，果如所說，佈置熨貼。門庭一新，更為廣致秋菊一千餘種，飛舞燦爛，競美爭妍。中堂堆菊山，兩壁排菊屏，空庭成菊海，縷絲蟠菊燈，酌水釀菊酒，內外既叢藩溷，亦列巨觀也。越日，眾名士爭來祝嘏，其實為看花啖嚼耳。季一一遜謝，殷殷款留，眾把酒獻詩，腐俗敷衍。至孝廉獨揮毫濡墨，大書一額云：「天保正逢。」聯云：「鼻祖定茶神，無怪殊榮邀杖國。頭銜書菊隱，正拈好句怕催租。」眾賞其工穩切合，而季則面赭顏甲，默無一言。蓋額嵌「保正」二字，首聯嵌「杖」字，次聯更明用「催租」二字。

客散，胡收菊，運還原所，季對之唏噓流涕曰：「僕自問生平無一得罪鄉里，奈何文人戲謔，動輒訾吾父子短處？今日之舉，是求榮反辱也。」胡笑曰：「得毋為單孝廉聯額語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近今風氣以刻薄為能，以譏刺為業，蜚短流長，反黑為白，造無為有。矧高堂少賤，鄉里咸知，即日對之三揖九頓，猶不能禁其不侮，而君且為之進藥石，下針砭，是更速其侮也。雖然，僕當與之惡作劇，使彼亦少受侮人之侮，何如？」時單于背山臨水處，築一小榭，泉石極幽。落成後，招眾飲，季真亦與焉。狎客某繪園圖，某作園記，囑季代繕而不容署款，惡其賤也。工藏，眾正傳觀，忽如雪如銀之素壁，現墨畫一圖，樹木亭臺，景物窅曲，亭內一石榻，榻上一美女子，裸體仰臥，一俊男子蹲而淫之。女張股迎湊，眉目動流。眾詳睨之，大驚，蓋女為孝廉女，男為孝廉僮也。錯愕間，而西壁又現一圖，屋內銀燈明滅，床上男子酣眠，一女子潛起挑燈，

一幼男隔帷立而淫之，女背榻悄聽，意態甚濃。僮更驚，蓋女為孝廉妾，童為孝廉子，床上臥者即孝廉也。面目逼真，的可指認。眾惟駭詫，而孝廉竟面色灰死，蓋實有其事，從無人知者。疑園中近有狐，向空詈甚毒，聞梁際大笑曰：「單蓉塘，汝亦知道破醜處難堪乎？不自改悔，猶然狂吠乎？若意猶未足，當畫之通衢，使行道者得飽觀而四揚也。汝家中萹事何止於此？汝曾盜嫂，汝妹有私約，汝妻亦私奔。謂他人不知，寧我亦不知耶？再詈，當一一畫出方已。」眾信為狐，代哀之，不許。孝廉自哀之，亦不許。至長跪謝罪，始許。

再顧壁，則景物全無，煙雲盡掃矣。少頃孝廉入，眾不知何意，惟銜杯以待。聞梁際悄語曰：「諸君尚不去耶？單蓉塘已歸而投繯，氣止一縷，若淹滯，恐霎時受訟累。」言已，果聞宅內喧嚷，云孝廉羞憤，持刀欲殺妻妾，不可得，旋自縊，賴婢救，始免。眾奔入，略慰藉而後逃去。季歸，雖略抒憤懣，然究惡其太過，擬俟其來加誚讓，而胡由是竟絕跡。

半年忽跛而來，驚詢之，則淚涔涔墮，曰：「今而後，方知戲無寸益，而有大損也。單家之事，園神告吾師，師即遣童子飛索縶僕去，鞭八百，追去金丹，囚之甕穴，幾不能與故人相見。頃得逸出，尚有瑣事奉求。」問若何？曰：「煉丹頗費歲時，稍懈即有墮落，君若為僕廣陰德，虔懺悔，則珠還可望耳。」言已，引季之女牆西畔，掘地尺許，得窖藏，計千金。曰：「明年必疫癘，君為我合藥濟眾，功德甚高，但藥裹面，須注明陸某代胡天玉敬送方妙。」歸更開方置硯下，諄囑而別。後果驗，鄉里賴之活萬人，爭詢胡天玉伊誰？季惟笑不答。顧金尚有餘，更自典水田，足成之，設育嬰堂、棲嫗所，數年無間，而家道益豐。惟弄璋無期，終不足以慰老父。

一日，風雨晝冥，雷震所居，季正侍父燕坐，驚幾僕，突有一毛物鑽榻下，聲啾啾啼不輟，而電光出入數匝始震，聲亦遂寂。欲問胡，而胡不復來。偶乞友人扶鸞，召仙決惑，乩大書曰：「兒胡天玉也，年來功德已達上蒼，帝已準兒投胎翁家，百日後即降生矣。日昨雷雨，乃雷火燒兒尾，痛極狂呼，不必駭怪，生時自有人來為兒賜名字，可留之餐湯餅。」再叩，寂然。

時石已孕，屆時果產一兒，頂圓額方，的為英物，然墮地後，啼不已，未審何故。忽一老道士方袍朱履，翩躚在門，不及通司閽者，即岸然入，向季略舉手，便索公子一審。視抱兒出，道士親為摩頂，袖出一紅丸如豆大，塞兒口中，祝曰：「胡天玉，為吾徒，索我金丹，啼呱呱。名曰仙轉，字曰丹壺，富貴壽考體如此，忠厚之報有是夫。」

祝已，兒竟不啼，懷兒遽奔出，且走且言曰：「居士要此兒何用，不若仍與老道為徒。」季大驚，急隨逐視道士行如飛，頃刻已出村門，奔大道。不禁大呼曰：「妖道何攫吾嬌兒？」道士亦言曰：「居士絕不邀我啖湯餅，能白作巫醫耶？且此兒長大，必獨有意見，不能紹弓冶，留之誠無益耳！」言訖，奔更遠，夕陽在山，人影忽杳。

季大哭，獨回家中，男婦奔集，以為癲。詳告之，眾笑曰：「公子正熟眠，何曾為道士攫去？」季入闥視之，已就其母乳如故也。逗之啼笑，目灼灼，視季若欲有言。戲呼曰：「爾胡天玉耶？爾師送丹還汝，且賜名仙轉，汝知之耶？」兒呀呀又若欲笑，知其有宿慧，愛之同掌珍。其祖更終日含怡，抱孫為樂。兒長最穎悟，目下十行。後因闖獻亂，全家逃深山中，尚終日把卷，不廢讀。

時單孝廉亦挈卷來，季惡之，然亦無如何。忽哄言賊大隊至。季登樓，見賊如風雨，蔓延山谷，旋搜得孝廉全家，挈之上馬。季恐入己宅，正惶急無謀，突穴際一道士墮，以闊袖障門，煙霞繚繞，賊視雲中立一金色天王佩劍像，羅拜不敢入，僅攜單之全家西去。再視道士，杳矣。知為仙轉師，焚香叩禱，感謝莫名。至聖朝，仙轉已十四，入邑庠，廿一登黃甲，出為浙之大方伯。是時，祖壽九十余，父壽五十余，均健飯，受覃恩。每遇單家狎客有漏網者，猶周恤之。酒後掀髯，輒自述當日為里正事。

懊儂氏曰：醴泉無源，芝草無根，出身微賤而置身顯要者，古今來豈少也哉？何物孝廉，動輒譏刺，是恐其不遽發籍，特殷殷勸駕耳。知者感之，愚者仇之，狐之報，正狐之愚也。乃師方平之鞭，施之允當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